

这名舟山人从事潜水工作半生,记者“打捞”起他的故事 每次下潜都在跨越生命的“禁区”

□记者 朱蔚

倾诉人:黄先生

倾诉时间:7月6日

倾诉地点:新城某咖啡馆

沈家人黄先生从小就跟着父亲潜水,是一位优秀的潜水员,60后的他也到了退休的年纪。潜水生涯多年,他从初入水打捞尸体的战战兢兢,到打捞码头、打捞沉船,沉着而又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打捞任务。

以下是他的讲述。

●第一次被师傅使诈 锻炼我的胆量

小时候,我书没读好,但很早就已经可以养活自己了,靠什么养活?潜水。

我父亲是舟山第一代潜水员,受他的影响,我和哥哥也都学起了潜水,不过哥哥学得咋样,而我潜到水里简直如鱼得水,青出于蓝吧,我的技术甚至超过了父亲。

跟父亲学了两年,16岁的时候,父亲给我找了一位师傅。他的技术很好,对我也很好。那一年,我18岁,他让我到某棵树下挖个箱子。这任务简单,我麻利地就完成了,兴冲冲地抱着一只箱子回来了。他说你现在可以打开了,我打开一看,竟然是一堆白骨。

师傅眉毛一挑,“这下好了,人家这是入土为安的,你必须要把它拿去放好。”其实这是他使的诈,以此来锻炼我的胆量。因为以后潜入海底,这些会是经常出现的场景。

讲真,这个时候我怕了。去挖的时候我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,但要送回去的时候就太糟糕了,这条路漫长得就像我这辈子走过的最长的路,战战兢兢,畏畏缩缩。

之后一个星期,每晚睡觉时,我只要一闭上眼睛,眼前就浮现那堆白骨,吓得我整晚不敢合眼。

●第一次打捞尸体 记忆难忘

在我19岁的时候,第一次潜水打捞尸体。那是在定海的一个水库,一位20岁的大学生,中午到水库游泳,不幸遇难。相关的渔业公司打捞队都去了,捞了一天都没有打捞到。当时我在虾峙,爷爷让我回来。

打捞的前一天晚上,我内心非常纠结。平时人前夸口吹吹牛都没有问题,可这打捞的是尸体,和平时打捞物件大不一样了。父亲见到我这样,说要不换他去。那怎么可以?虽然害怕,可当时我年轻气盛,硬着头皮也得去。

下去之后,我的脚先触到了他的腰。水是有压力和浮力的,60公斤的潜水服穿着,到了水里最多也就十来公斤的样子吧。轻轻地碰一下,他就立刻离我一两米远,这和平时碰到物件的感觉完全不同,我知道,这就是了。

接下来就是考虑如何把他带上水面。潜水是不能一下子上来的,10米就是一个大气压,调整好呼吸以后,要抬起头缓一缓,大约要1分钟的时间。我半抱着他,而他此时身体僵硬,贴在我的身畔,把这一分钟拉得尤其漫长。

到了6米线的时候,大概是上午9点多的样子,太阳光直射下来,透过这6米深的水,清晰地照射在他惨白的脸上,特别可怕,也深深地映入了我的脑海。

●在一次一次的潜水中 打破了心理屏障

这次又是整整一个星期没睡好觉,父亲特意来问,要不要陪我一起睡。我也不好意思,只和他说,你陪我聊一会儿吧。

这是我潜水生涯中的第一次,也是我成长中的第一课。我也确实在如此煎熬中,一点一点打破了心理屏障。

在我二十一二岁时,接到消息,普陀山的一个码头沉了下去。我带着水泵、潜水壶等大量的工具过去打捞。那时候还没有机械打气,是两三个人用原始的杠杆压出来的,我在下面潜一个小时,他们就要在岸上压一个小时。

相比打捞其他物件,码头应该算是最没有风险的,也最简单。那是36米×8米规格的码头,我潜到底下,顺着窗户进到了里边,然后就出不来了,挣扎了一个小时,还是没有结果。

因为码头下沉之后,是倾斜着竖起来的,我困在里边,没有着力点,很难控制。原本是去打捞的,这下变成需要别人来救援我了。通过水底对讲机,之后又通过电话,找到了我的父亲。他来到岸上指挥我操作。

●海下被困八个小时 在父亲的指挥下上来

他问我怕吗?刚开始在水里四五个小时了,我确实害怕,时间长了倒也无所谓了。父亲让我把身上的压块一块一块卸掉,有他引领着,我的胆子也大了起来,花了半个多小时把铅块卸掉,钻出脑袋,伸出一只手,倾斜着终于出来了。早上下水的时候是9点钟,出来的时候,已是傍晚5点。

每一次潜入水下的经历,都是历练,经年累月,慢慢地,我也成了一位成熟的潜水员,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状况。我曾在大猫打捞过一艘船,当时海面的水流湍急,上面放装备的船容易走锚。我们连接的气管最多只有60米长,一旦被拉断,我在水底下就没命了。还好,那一次船没有移到很远的距离。

有一回,打捞六横的船,也有碰到过尸体,因为潮水的关系,人暂时上不去,就这么和尸体待了四个小时。不过,当时的我技术有了,胆量也有了,不会像第一次打捞时那样慌张了。

我也去国外打捞过,有一回在印尼的爪哇岛,还碰上了地震。这个海域,一年四季浪都很大,那天傍晚,风浪突然大起来,我们终止了潜水,回到了船上,但也只能在海上漂着,不知道哪里可以去,就听天由命。

●自费在印尼海域里 打捞过沉船白骨

另外一次,我在爪哇岛探摸一艘老旧的沉船时,发现了另一艘沉船,船里边散落着许多白骨。这艘船大概五百到六百人的容量,上层的人应该跑出去了吧,下层的人跑不出去,就被永远地留在了里面,慢慢地腐烂,成了一堆白骨。我的职业素养和父亲一直以来的教诲,就是碰上这样的情况,肯定要把他们带上来的。可是对方老板不愿意,当时也没有帮忙的人。

一晚上没睡着,心里放不下,第

二天我又去了。我们家两代人都吃潜水这碗饭,今天我不把他们打捞起来,他们便永远沉在海底,不见天日。这也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值得的事,虽然所有的费用都是我,因为是打捞白骨,船东心里也不乐意。

这片海底的水域非常清澈,视线也很清楚,我尽我所能把他们捡干净。这是我潜下水去打捞白骨最多的一次。上来以后,我雇人去市场买了布,把它们包起来,埋入了土里。

干了这么多年的潜水,要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。只是以前人家来问的时候,嘴里都是逞强说不怕,只有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才敢说真话,真的是提着脑袋干活,每一次下水都是挑战。

这些年来,当身边同行的噩耗传来时,心里会转过改行的念头,只是过了两天,想法又变了。虽然潜水的工作性质就是不见天日,但只要胆大心细,是可以做得更好的。

情感的流露

心灵的抚慰

听你倾诉 陪你改变

你可以拨打我们的

情感热线:

13867225000

QQ:942157858

(请注明“我要倾诉”)

也可以发E-mail:

zswb05@zsnews.com

地址:

舟山市新城长升路30号

舟山晚报编辑部

“倾诉吧”编辑收

邮编:316021